

從幾種語言學觀念看廈門話文白系統

丁 玫 聲*

<目 次>

- | | |
|------------|----------|
| 一. 序論 | 三. 方言的接觸 |
| 二. 方言的歷史層次 | 四. 語音變化 |
| 五. 結論 | |

一. 序 論

「方言」是一種語言的支派和變體。從一個祖語演變分化出來，產生獨特而完整的音韻，語法，詞匯體系。廣義的「方言」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地域方言」(或稱「地理方言」)，另一類是「社會方言」。「社會方言」是指使用同一方言的人，因職業，階層，年齡，性別，個人風格等因素而造成的社會上的語言變體。「地域方言」是指地理上的語言變體。一個內部一致的祖語，因為人口遷徙等因素，散布到不同的地域，經過長期的隔離，分化為不同的方言。狹義的「方言」，僅指「地域方言」。本文所討論的「方言」即是就狹義而言。

廈門¹⁾位於福建東南部，屬於閩方言區。廈門話的方言系屬是：閩方言 - 閩語區；閩南次方言 - 閩南片；泉漳土語 - 泉漳小片；廈門腔 - 廈門方言點²⁾。

* 高麗大 中文科 講師

1) 廈門，由福建東南部的廈門島、鼓浪嶼和九龍江北岸的沿海部分及同安縣組成。廈門在1933年建市，總面積1516平方公里，據1988年統計廈門總人口1076834人，其中市區579500人(不包括同安縣)，有19個少數民族，約2000人。1980年廈門設立經濟特區後投入開發，1988年中央和省分別批准廈門實行計劃單列，享有省一級經濟管理權。以上資料引自廈門市編《廈門方言誌》1頁。

閩方言中，閩南語是漢語方言裡「文白異讀」最明顯的³⁾。所謂「文白」是指「文讀音」(又稱「讀書音」，「文言音」，「讀音」，literary reading)與「白話音」(又稱「口語音」，「說話音」，「語音」，colloquial reading)。文讀音使用於文化活動場合，為讀書人，或讀書時所用。白話音用於日常生活。

文白系統是由標準語(「民族共同語」)與非標準語(當地語言)的分語現象所造成的。一般來說，標準語是指文化上的優勢語言。標準語隨著政治、文化中心的遷移而變動，因此在不同時期，標準語也可能不同。方言則因空間(地理)上的距離形成差距。距文化中心越遠，與標準語的差距越大。

單就語音方面而言，一個方言的文讀音系統主要由標準音而來。但對當地居民來說，標準音幾乎是另一種音韻系統。當地人重新解釋之，經模仿調整，產生一個新的音韻系統。標準音系統並非一成不變，隨著文化、政治中心的變化而改變。文化、政治中心移動，就特定方言而言，意味著不同語音系統的流入，與既存的語音系統接觸以後，互為影響，會有分化、融合、妥協等種種過程。但這些外來音韻系統一定在本地的語音系統之下發展，即流入的語音系統因與當地人的語言習慣不符，而重新解釋，調整其音韻現象。而當地人的語音系統——即白話音系統——也會受到文讀音系統的影響。文讀音系統的影響力越大，兩個語音系統的距離越少。一個方言音之形成不僅受標準音系統的影響，也受隣近方言音系統的影響。此變化是互動，有機的，因此一個方言音含有非常複雜的語音現象⁴⁾。

閩南話文白系統之別非常明顯，「讀書音和白話音幾乎各自形成了一個語音系統。」(袁家驊1983:249)廈門話是閩南話的代表方言點，文、白讀音之分非常突出。廈門市編《廈門方言志》說「廈門話的三千多個常用字裡，文白並立占三分之一強。又有相當大量的字，只讀文讀，或只讀白讀。廈門話的

2) 以上對「方言」的觀念，主要參考游汝杰《漢語方言學導論》(1992)。

3) 對於閩南話文白系統，袁家驊(1983:249)說：「幾乎每個方言都有文白讀音的分枝，但是複雜程度沒有一個方言趕得上閩南話。閩南話讀書音和白話音幾乎各自形成了一個語音系統。」

4) 文白音形成過程參考何大安《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1987)。

文白異讀規律性很強，層次複雜，有一文數白，也有數文一白，但多數字是一文一白」。

廈門話的文白系統，從音韻學的觀點來看，是非常複雜而有趣的問題。因為文讀音與白話音所包含的音韻體系在本質上不完全相同，即兩個含有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性質的音韻體系在同一時，同一方言裡並存，互相折衷，調整，融合而繼續發展。廈門話是語言歷史的活標本，它的文白系統音讀關係，展現許多語言學的本質問題。欲進一步掌握其中的音韻現象，非與語言學理論相結合則不能竟其功。本文目的即在利用既有的語言學研究成果，挖掘廈門話文白系統背後所隱藏的語言學現象。

二． 方言的歷史層次

任何一種方言並非一時一地而成，必是經過歷史長流的沖激，地域的裁汰融合才形成，因而積累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方言地區產生的語言成分。但語言的累積不像地質學層次那麼分明，不同時代層次產生的成分並存於同一方言之中，互相折衷，調整，融合而繼續發展。

閩方言更是如此。從史籍來看，中原漢人遷移入閩約始自秦漢之間。而漢人第一次大批遷入，則是在西晉永嘉之亂，粗略的估計，當時中原人民六分之一渡江避難，入閩的漢人帶來了四、五世紀的中原漢語。

第二次大批遷入在唐初和唐末，分別有兩批中原人入閩帶來七和十世紀的中州話。第三批遷入在宋末，宋代皇室避金、元亂，大批南下，也都寓留閩粵一帶。

廈門話成爲閩南方言的代表點，是在鴉片戰爭以後。早先泉州一直是閩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它在閩南方言中所起的主導地位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後，廈門關爲通商口岸，閩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最終移到廈門。廈門話也就逐步成了閩南方言的代表點方言。⁵⁾

如上所述，閩地語言從秦漢開始與中原漢語不斷接觸，一千多年間形成具有特色的大方言。在語，詞匯，語法各層面上，都可以發現不同時代產生的成分的累積。

語音方面，是從文白異讀現象見出了歷史層次的差異。例如在廈門話中，白讀音較接近上古音系，文讀音較接近中古音系。

廈門話文白系統保存歷史音韻層次，先以中古非系為例說明：

	文讀音	白話音
非	h-	p-
敷	h-	p'-
奉	h-	p-
微	b-	b-

中古非系在廈門話文白系統中有明顯的區分。文讀音系統非，敷，奉三母合流為喉清擦音 h-，而白話音系統非，敷，奉三母的讀音與幫系幫，滂，並聲母的讀法沒有分別，讀為雙脣清塞音 p- 或 p'-。也就是沒有發生「脣音分化」，保存古音特徵。

脣音字在六朝隋唐以前只有重脣音幫，滂，並，明四母，中古三十六字母的時代在中原的音韻始行分化。重脣音先受三等介音 -j- 的影響而軟化；再受合口介音 u 的影響而使發音部位往後移，讀為脣齒音。

文讀音將非，敷，奉三母讀為 h-，可以知道文讀音先接受了北方官話 f- 的音韻系統的影響，但因閩方言原沒有 f- 聲母，再調整為同一擦音而與合口介音 u 容易結合的喉擦音 h-。所以非系字在中古全是合口，但北方官話因異化作用除了「夫扶付」等少數字以外，幾乎全變成開口音。可是廈門話因為有了音韻調整，所以與合口介音 u 的結合沒有問題，很多字的韻母仍

5) 關於閩語形成的歷史背景，主要參考袁家驊(1983:234~235)，詹伯慧(1981:181~186)，游汝杰(1992:99~101)。廈門話部分主要採取廈門市編《廈門方言誌》(1996)。

是合口韻.例如：

	例字	中古條件	文讀音
(1)	非飛緋	止合三平微非	hui1
(2)	雰粉芬	臻合三平文敷	hun1
(3)	犯範范	咸合三范上奉	huan6

(1)~(3)的例字，北京話都唸成開口音，而廈門話都是合口音。這些例字還有很多。廈門話的讀音可以做為 f- 聲母對韻母引起「異化作用」的旁證。

丁邦新(1983)在〈閩南白話音分歧時代考〉一文，主張「閩語可能是兩漢之間從漢語分化出來的」。就廈門古韻部的分合情況來看，廈門白話音多反映魏晉時代音韻層次。文讀音則與《廣韻》有規則對應。文讀音已有輕重唇音之分，唇音分化在唐以後宋以前完成，文讀音移借的時期最早應在唐末以後。

又以蟹攝白話音為例說明；

	<u>開</u> <u>口</u>		<u>合</u> <u>口</u>	
一等韻	哈	-e, -i	灰	-e
	泰	-ua	泰	-ui
二等韻	皆	-ue	皆	(-ui), (-ue)
	佳	-ue	佳	-ui
			夬	-ue
三等韻	祭	-ua	祭	-e
			廢	(-i)
四等韻	齊	-ue, -i		

廈門蟹攝白話音顯示幾個主要傾向；

一，蟹攝一等的重韻哈，灰韻與泰韻在很多方言合流難辨，但在廈門區分頗嚴，開口哈韻讀爲 -e, -i, 合口灰韻 -e；泰韻則開口讀 -ua, 合口讀 -ui。

二，中古洪音及細音分辨不出，有開口一等泰韻與三等齊韻，開口二等皆，佳韻與四等齊韻等合流的現象。

三，蟹攝白話音四個等的字大致是複元音，仍然顯示中古複元音的特色。但哈韻多讀單元音 -e, -i。一等哈韻在現代方言仍保留複元音，如北京，太原，成都，長沙等地，但這些方言幾乎沒有文白異讀，與廈門讀書音層次相當。但，有些方言讀成單元音 -e, -ε, -a 等，對此讀音孔仲溫(1987:180)的解釋是：

於各地方言，哈韻字主要元音多作 a，若假定中古時期之主要元音爲低央元音 A，則其易受韻尾 i 之影響，而前移爲前低元音 a，甚至有些方言如雙峰一地，於前移過程中，失落韻尾 i，亦有方言，舌位前移至稍高之部位，如濟南，西安，揚州移至 ε，蘇州，溫州移爲 E。

董同龢(1985:170)的看法是：

一二等方言中有單元音 -e 與 -a 的讀法(如吳語)總看起來，自然是後起的變化，三四等字福州讀 ie，則是韻尾 -i 受介音 -i- 異化的結果。至於官話吳語三四等字與止攝混，則是主要元音被介音與韻尾吸收了。

他們兩人都強調因受韻尾 -i 的影響在這些方言中將蟹攝讀爲單元音或使其主要元音前移。廈門蟹攝的主要元音無論複元音或單元音不外乎 -e, -a, -i，可以解釋爲受到 -i 韻尾而變化。而這些語音變化不一定是廈門語音系統裡的變化，因爲看不出變化的條件來，所以只能解釋爲長時期接觸各種方言的結果。

四，從哈攝白話音來看，中古開口，合口的界限不明顯，中古開口泰，皆，佳，祭，齊韻的主要對應音多有 $-u-$ 介音；合口灰，祭韻反而多沒有合口介音 $-u-$ 。中古開口在廈門多讀合口，合口音產生的原因是什麼？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一種情況值得參考，以開口二等佳韻為例：

白話	脣音	舌音	齒音	喉牙音
ue	稗, 買, 賣	叙	街, 解, 挨, 鞋, 蟹, 矮	
e	乃	債, 差		
a		柴		

從佳韻例子來看，讀合口 $-ue$ 分布在脣，喉牙音，其他韻的情況大體如此。那麼，可以說聲母的某種特徵使韻母產生合口介音。李方桂(1971:13)討論上古聲母時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切韻系統裡有許多合口韻母，只見於脣音及舌根音聲母，在別的聲母後絕對不見或極少見。

我們可說合口介音多半是受脣音及圓脣舌根音聲母的影響而起的。

我們現在把些枝節問題暫時保留，就大體而言可以立一套圓脣舌根音 $*kw-$ ， $*khw-$ ， $*gw-$ ， $*ngw-$ ， $*hw-$ ，及 $*w-$ ，這些聲母也就是中古的大部分合口的來源。

李方桂發現，雖然有些例外，中古的合口介音主要來自上古脣，舌根聲母，因此認為合口音的產生與聲母有關。

因此對廈門音可以下結論：蟹攝開口韻產生合口介音 $-u-$ 多是受聲母的影響，但不是絕對的，蟹攝合口韻也有失去合口介音 $-u-$ 而讀為開口音的，原因不明。但來自上古脣，舌根聲母的字多讀為合口音。

三. 方言接觸

所謂方言接觸是指不同的方言互相接觸，影響，浸透。方言接觸的原因有二，一是移民，二是社會文化因素。閩地由於一千多年間中原漢人多次移民入閩，使得閩方言與中原漢語大量接觸，就是最好的例子。

方言接觸的結果是方言的借用，萎縮，混雜，兼用等現象。其中文白異讀現象就是方言語音互相借用最值得注意的一點。

以山攝為例子說明；

開口三等仙韻及開口四等先韻的主要對應音是鼻化高元音 $-i$ ，相承的入聲韻薛韻及屑韻多讀為 $-i?$ 。這樣開口一二等與三四等其主要元音有 $-a$ ： $-i$ 對立現象。與其他陽聲韻(入聲韻)比較可看得更清楚。

韻攝	韻	主要對應音	例字
咸攝	談開一 / 合開一	a / a?	擔談藍甘柑 / 塔臘
	銜開二	a	衫監巖銜
	鹽開三 / 葉開三	i / i?	簾鉗鹽 / 接妾褶葉
	添開四 / 帖開四	i / i?	添拈 / 碟
山攝	寒開一 / 曷開一	ua / ua?	單灘壇欄干看寒安 / 擦獺辣葛渴喝
	刪開二	a	般
	仙開三 / 薛開三	i / i?	鞭篇綿錢鮮氈扇連纏/鸞薛折舌折裂
	先開四 / 屑開四	i / i?	邊天年蓮肩舷 / 撇蔑沏鐵
曾攝	登開一 / 德開一	an / at	曾層 / 朕劑
	蒸開三 / 職開三	in / it	憑升承仍孿癩 / 鯽息食拭植德實

如上表所示，所謂中古洪音與細音之間有明顯的對比，洪音的主要元音是 $-a$ ，細音則是 $-i$ 。有趣的是，這三攝的一二等不包括以 $-i$ 為主要元音的讀音⁶⁾，却在三四等韻裡有以 $-a$ 為主要元音的少數讀音，如山攝「燃」 $-iã$ ，

「便」-an,「蓮」-āi,「牽」-an 等字是。因此發生同一韻裡有不同主要元音並存,是大多數其他方言音韻系統罕有的現象。先以山攝開口三等爲限,比較各方言的對應情況如下,及與廈門音的淵源關係;

例字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蘇州	溫州	雙峰	廣州	北京
(4) 變	pian/pī	pieŋ/pī	pieŋ	pi˧ŋ	pi˧	pi	pī	pin	pian
棉	bian/mī	mieg/mī	mieg	mi˧ŋ	mi˧	mi	mī	min	mian
箭	tsian/tsī	tsī	tsieŋ	tsi˧ŋ	tsi˧	tɕi	tsī	tʃin	tɕian
錢	tsian/tsī	tsī	tsieŋ	tsi˧ŋ	zi˧	di	dzī	tʃint	ɕ'ian
(5) 單	tan/tuā	taŋ/tuā	taŋ	tu˧ŋ	tɛ	ta	tæ	tan	tan
欄	lan/nuā	laŋ	laŋ	laŋ	lɛ	la	læ	lan	lan
肝	kan/kuā	kuā	kaŋ	ku˧ŋ	kɛ	kø	kæ/kuā	lon	xan
汗	han/kuā	haŋ/kuā	xaŋ/kaŋ	ku˧ŋ	fø	jy	væ/vua	hɔn	xan

(4)組是山攝開口三等仙韻字,(5)組是開口一等寒韻字。方言點除了閩南語以外,與廈門音有關者皆在所選之列。通過(一)(二)組的比較,我們充分了解到方言之間的對應性。雖然其他方言很少有文白對應,(4)組字的主要元音在各方言幾乎是 -i,(5)組字則 -a 類比較多。蘇州、雙峰音將(5)組字讀爲 -ɛ 或 -æ,可能帶 -a 類韻鼻化,把主要元音提高了。尤其雙峰「肝」、「汗」二字與廈門音對應,文讀音有 -an : -æ 對應,白話音則完全一樣。可見雙峰音 -æ 是從 -an 演變來的。而廈門文讀音與北京音相同,可見文讀音系統仍反映北方官話音。

吳語蘇州 -i˧ : -ɛ,溫州 -i : -a 及湘語雙峰話 -ī : -uā 的讀音提供我們一些線索,開口三等韻讀爲高元音 -i,原來是主要元音 -a 被介音 -i 吞沒的。因爲這些字從上古到中古元音一直是 -a,演變過程中原舌尖鼻音鼻化爲鼻化韻的時候,主要元音劇變,吳語甚至於連鼻化的痕迹都沒有了。也就是可能經過這樣的演變:

6) 只有一個例外,曾攝開口一等登韻「藤」tɪŋ / tin。

	I	II	III	IV
仙韻	-ian >	-i:n >	-i, -iŋ >	-i, -i:
	I	II	III	
寒韻	-an >	-ã >	-a	
		- Ē, æ	> -E	

仙韻 I 階段 -ian 實際音值是 [-ien], 因為受到高元音 -i 的影響而提高了, 這樣變化是很自然的, 但有些方言介音 -i 影響力太大, 鼻化過程中或鼻化以前再把元音提高(II ~ III 階段), 甚至於完全失去鼻化音而與陰聲韻相同了(IV 階段). 這可以在閩語得到認證, 潮州, 福州讀 -ien, 建甌讀 -iŋ; 而潮州「變」, 「棉」有 -ien : -i 文白對立, 從此假設為 -ien > -iŋ > -i 是很可能的。

語言接觸不是一時一地發生的。在複雜的歷史, 社會, 文化, 經濟等因素之下, 與不同語言或方言接觸, 產生新的方言或語言。所以同一方言所包含的語言體系不可能是反映單一的語言體系。廈門話也是如此。舉例說明如下：

例字	聲母	中古條件	文讀音	白讀音	單讀音
(6) 霑	知	咸開三平鹽知	-	-	tsam1
占	照	咸開三平鹽照	-	-	tsiam1
尖	精	咸開三平鹽精	-	-	tsiam1
(7) 註	知	遇合三去遇知	-	-	tsu5
注	照	遇合三去遇照	tsu5	tu5	-
緞	精	遇合三去遇精	-	-	tsu5
(8) 芍	知	宕開三入藥知	-	-	tsiɔk7
灼	照	宕開三入藥照	-	-	tsiɔk7
爵	精	宕開三入藥精	-	-	tsiɔk7

(6)~(8)各組都由知, 照, 精母字構成。除聲母以外, 其他中古音韻條件完全相同。但, 各組字的廈門話聲母, 都讀為舌尖塞擦音 ts-。如上表所示廈門話知母字多讀舌尖塞音 t- (文讀 81.0%, 白讀 83.3%), 但上例知母字「霑

「註」，「芍」都唸成 ts-，不合規律。「霑」從「占」得聲，「註」從「主」得聲，「芍」從「勺」得聲，聲符「占」，「主」，「勺」屬於中古照母，都念ts-。也就是說這些知母字因受到聲符(照母)的影響而與照母讀音合流。這些不合規律的形聲字可以說是閩方言系統裡，因聲符的影響，當地人將它類推而讀。也有可能是引進不同時期不同方言的語言系統所留下的痕迹。這樣雖然現在只成一小系統，未來或將逐漸擴大，成為主流。因為普通話系統知照系已合流沒有差別，這可能會對廈門話造成很大的影響，使廈門話音韻體系產生變化。而且經濟、社會發展速度越快，影響也越大。因為語言接觸機會頻繁，加速語言結構的變化。而且政治、文化中心的語言，影響劣勢語言，是很自然的。

四. 語音變化

1) 濁音清化

「清化」是把濁音發成清音。清音比濁音少了聲帶的顫動，使得語音的特性較不明顯。全濁清化在近代是一項極重要的演化。

閩南方言以廈門音為代表，以中古全濁聲母並，奉，定，從，澄，牀，羣為例，將廈門音的讀法統計如下：

中古聲母	文 讀 音		白 話 音	
	不送氣清音	送氣清音	不送氣清音	送氣清音
並	71.9 %	28.1 %	53.8 %	46.2 %
奉 ⁷⁾	-	-	55.0 %	25.0 %
定	84.9 %	15.1 %	80.0 %	18.3 %
從	91.2 %	8.8 %	73.8 %	21.4 %
澄	77.1 %	11.4 %	69.0 %	26.2 %
牀	44.4 %	22.2 %	30.0 %	20.0 %

7) 中古非系非，敷，奉母在廈門文讀音及單讀音系統合流，幾乎讀為 h-，無所謂送氣及不送氣之分，因此不列。

群 88.9 % 11.1 % 63.2 % 36.8 %

就文讀音系統而言，全濁聲母讀為不送氣清音佔絕對優勢。白話音系統一般多唸不送氣清音，但並，牀，羣母則送氣與不送氣的比例不相上下。雖然文，白音多唸成不送氣清音，但是讀為送氣清音字也不少，這樣不規則的現象在其他方言是罕見的。

2) 鼻化

「鼻化」是「語音丢失」的一種。也就是鼻音韻尾丢失，將鼻音成分移轉到元音上面，留下痕迹。甚至於有些方言連鼻化痕迹也消失了，讀成純粹元音。因此據各方言的鼻化現象推測，我們可以說鼻化作用可能經過兩個階段，首先鼻音韻尾消失，鼻音痕迹留在元音上，然後連鼻化作用也沒有，變成純粹元音。張琨(1993:60)在〈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一文中對漢語方言鼻化的主要傾向如此結論：

最保存的一組韻母是後高(圓脣)元音後附舌根鼻音韻尾(*oŋ)，其次是前高(不圓脣)元音後附舌根鼻音韻尾(*eŋ)，最前進的一組韻母是低元音後附舌頭鼻音韻尾(*a/an)。在吳語方言中，低元音後附舌根鼻音韻尾(*a/aŋ)這一組韻母在受鼻化作用的可能性上僅次於 *a/an 組。在官話方言中，前高(不圓脣)元音後附舌頭鼻音韻尾這一組韻母(*eŋ)在受鼻化作用的可能性上僅次於 *a/an 組。

張琨主要以吳語及官話方言點為對象分析鼻化的情形，他所採取的方言中 -m 尾都讀成 -n，可見 -m 韻尾是漢語方言中最容易鼻化的韻尾。而且從張琨得到的結論中可以看出，鼻化現象在低元音 -a 類與舌尖韻尾 -n 結合時容易發生。舌根韻尾與後高元音 -o 結合時不鼻化的可能性最大。張琨(1993:23)對閩方言的鼻化問題說：「閩方言中的鼻音韻尾消失的現象一

時還理不出一個頭緒來」，坦白表示閩方言音韻系統的複雜性。

廈門音韻體系是否與吳語及官話鼻化形態相同？我們注意觀察廈門方言整個陽聲韻鼻化現象，可以發現陽聲韻攝鼻化並不是普遍的現象，而集中發生在少數幾個攝：-m 攝以咸攝為首，-n 攝以山攝為首，-ŋ 攝以梗攝為首。這三個攝的鼻化音有些區別：

韻攝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咸攝	-ā	-ā	-ɪ	-ɪ	-	(-am)	-	-
山攝	-uā	-uā, (-ɪŋ)	-ɪ, -iā	-ɪ	-uā	-uai	(-ŋ)	-uai
梗攝	-	-ɪ	-iā	-ɪ	-uai	(-ɪŋ)	-iā	-iā
(宕攝)	(aŋ)	-	-iü	-	-	(-ŋ)	-	(-aŋ)

上表是將陽聲韻攝中鼻化作用最顯著的三個攝讀音列出來。宕攝是爲了討論方便而列。咸攝與山攝是中古主要元音 -a 類的韻攝，元音 -a 類的另一陽聲韻攝是宕攝。古音到現代的很多方言，宕攝與山攝同步發展，咸攝與山攝的白讀音以鼻化音爲多。按理宕攝應是 -ŋ 韻攝中鼻化作用最普遍發生的韻攝。但實際並非如此。宕攝仍多保持 -ŋ，屬於 -e 類的梗攝反而以鼻化音爲主。這與張琨所得的結果不一樣。

廈門鼻化的另一個特色是鼻化音較多的三個韻攝之間有發音上的區別。也就是這三攝之間產生了咸攝 -ā；山攝 -uā(或 -uai)；梗攝 -iā 的互補。但，開口細音多讀爲 -ɪ。這很奇妙的音韻對應，好像是開齊合撮之分，若照開齊合撮來分三攝情況⁸⁾：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ā(咸攝)	-iā(梗攝)	-uā, -uai(山攝)	
	-ɪ(咸·山·梗 的開口細音)		

8) 廈門音韻系統裡沒有撮口呼 -y，因此來自《廣韻》合口細音字多讀爲同韻合口洪音或開口細音。

這絕妙的音韻互補決非偶然，而且不可能是受不同韻尾(-n, -m, -ŋ)影響所造成的。

四. 結 論

所謂「文白異讀」指的是，古音來歷相同，在意義上有關聯的兩個或多個不同的讀音。閩南語的代表方言廈門話，文白異讀字佔三分之一強，而且幾乎各自形成一個語音系統。從音韻學的立場來看，廈門話的文白系統是非常複雜而有趣的現象。即兩個含有不同時代，不同性質的音韻體系在同一時代，同一方言裡並存，互相折衷，調整，融合而繼續發展。它因為歷史上多次移民的因素，使文白讀音也出現歷史的層次性，白話音多反映魏晉時代音韻層次，文讀音與《廣韻》(中古音)有規則的對應關係。

由於移民，中原漢語流入，產生語言的移借效果。文讀音即是移借的語音。在借入之初，文白異讀字一定是分得很清楚。借入之後，由於文白接觸的頻繁，就會彼此混雜。當文讀系統借入之時，語音上會受原來白話系統的調整，泯除原來文讀系統中的若干分別。文白系統也會彼此調整，而成爲文白混合的新形式。因此造成現代這麼複雜的語音現象。文白系統的接觸及演變，本身即是動態的，使我們體認到文白系統的研究也應是動態的，以配合，發掘其真相。

廈門話是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語言混在一起的方言。白話音多保存上古音韻特徵，但是不一定可以用官話系統的上古音來解釋，很多部分反映古南方的音韻現象，因此反而能從現代吳語的音韻形態找出答案。文讀音雖然接近《廣韻》，如包括等第，開合等聲韻調各方面都有規則性的對應。但是仍經內部音韻調整，產生廈門獨特的音韻形態。

我們從「方言的歷史層次」，「方言接觸」，「語音變化」等幾個語言學的觀念重新檢討廈門話文白系統所顯示的語言現象，在前人的理論研究成果和既存的方言中做了一番溝通證實。

<主要參考文獻>

陳彭 年等

1008 《廣韻》，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6澤存堂影本).丁 度

1039 《集韻》，臺灣：學海出版社(1986述古堂影宋鈔本).撰人不詳
《韻鏡》，臺灣：藝文印書館(1974等韻五種本).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主編

1982 《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三聯書店,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診華, 周長楫編

1993 《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徐金松

1991 《台語字典》，臺北：南天書局.陳文晶編著

1991 《臺灣話大詞典》，臺北：南天書局.王 力

1957 《漢語史稿》，香港：波文書局.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 2：1~61.何大安

1987 《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臺北：大安出版社.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歷史語言研究所.林慶勳

1988 《音韻闡微研究》，臺北：學生書局.姚榮松

1994a <廈門話文白異讀中鼻化韻母的探討>，《聲韻論叢》第二輯：315~335.

袁家驊

1983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游汝杰

1992 《漢語方言學導論》，上海：教育出版社.黃典誠

1982 <閩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殘餘>，《語言研究》2(總3期)：172~187.

1984 <閩語的特徵>，《方言》3：161~164.

廈門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

1996 《廈門方言誌》，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董同龢

1960 <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729~1042.

1965 《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八版).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體系的研究》，臺灣大學博士論文.羅常培

1930 《廈門音系》，上海：商務印書館.